

古本琵琶記匯編

冊一

宋部
曲類
9:1

00774032

瑞安市人民政府編纂
孫崇濤 主編

古本琵琶記匯編

冊一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本琵琶記滙編 / 瑞安市人民政府編纂; 孫崇濤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6

ISBN 978-7-101-05653-2

I. 古… II. ①瑞… ②孫… III. 南戲-劇本-中國-元代 IV. I23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7)第055826號

-
- | | |
|------|---|
| 書名 | 古本琵琶記滙編 |
| 編纂 | 瑞安市人民政府 |
| 主編 | 孫崇濤 |
| 責任編輯 | 張進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
| |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
| | 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書號 | ISBN 978-7-101-05653-2 |
| 印數 | 1-500套 |
| 定價 | 1800.00圓 |
-

前言

高則誠《琵琶記》誕生以來，在數百年漫長的傳鈔、傳刻過程中，由於鈔刻年代、地域、樣式不同，而產生各種各樣的版本。按鈔刻年代言，有所謂「元本」、「原本」、「古本」、「舊本」、「時本」、「近本」等之稱；按鈔刻地域言，有所謂「京本」、「吳本」、「浙本」、「徽本」、「閩本」、「昆本」等之別；按鈔刻樣式言，有「刻本」、「鈔本」、「全本」、「選本」、「總本」、「角本」等之分。

據研究者研究，《琵琶記》現存版本，有全本流傳的約四十二種，選輯該劇折子或曲目的選本計二十九種^{〔一〕}。此外還有明清各種南曲譜中引用的不同版本的《琵琶記》曲選及前人著錄，今已不見的《琵琶記》版本。以上合計，無慮百種。

對《琵琶記》不同版本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法。若按照版本或版本祖本產生年代早晚及其與《琵琶記》原著接近程度劃分，眾多《琵琶記》版本大致可以分為「古本」和「通行本」兩大系列。所謂「古本」，主要是指產生年代較早且相對接近《琵琶記》原貌的罕見版本；所謂「通行本」，主要指經後人改動較多的流行版本。影印收入本書的五種，是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傳世的「古本」《琵琶記》。現對此五種古本情況，作如下簡釋和說明：

一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伯皆

《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伯皆》一卷（以下簡稱「錦本《伯皆》」或「錦本」），是現知刻印年代最早的《琵琶記》版本，收錄於明徐文昭編輯、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詹氏進賢堂「重刊」的《風月（全家）錦囊》一書。「皆」，即「啐」字的簡化俗寫。「戲式」，說明它曾是個可供演出的舞臺本。

《風月（全家）錦囊》是我國現見最早的戲曲選刻本，現藏西班牙埃斯科里亞爾聖·勞倫佐皇家圖書館，共由雜曲集《風月錦囊》、戲曲選集《全家錦囊》和《全家錦囊續編》三編構成。錦本《伯皆》列於《全家錦囊》首卷，共收《琵琶記》通行本四十二齣中三十四齣內容（原書不分齣）。由於錦本《伯皆》基本保存了《琵琶記》的完整情節結構、主要場次、基本關目和大部唱段，又由於我們目前並不十分瞭解高則誠原著的確切篇幅，因此儘管錦本稱以「摘匯」形式刊印，我們仍可以將它當成全本《琵琶記》看待。

《全家錦囊》正編的編定和初刻年代不詳，而正、續編與《風月錦囊》雜曲集合成總集「重刊」的年代，由總集卷末牌記「嘉靖癸丑歲秋月詹氏進賢堂重刊」得知，是在明嘉靖三十二年。正編編定和初刊，當早於此。從錦本《伯皆》戲文原本以「戲式」本形式流行，到它被徐文昭編入《全家錦囊》正編初刊，再到進賢堂「重刊」錦本

總集，這前前後後，還需經過相當一段時間。以此推算，則錦本《伯皆》底本形成的年代，當更早於嘉靖三十二年。另外，錦本用劇中主角人名作劇名、不劃分場齣等形式，也都是我國古本戲文形態特徵的體現。

錦本《伯皆》版框高二十公分、寬十二点二公分。每面上欄刻插圖，配以頂額橫書標目一行與左右聯語一對，概括、提示下欄正文所寫劇情關目。全卷二萬五千字左右，相當於通行本《琵琶記》（以明汲古閣本為代表，下同）的近半文字。全卷曲文一百三十二調，含曲二百四十六支，為通行本五分之三強。通行本為錦本所沒有的那些內容與文字，是由於《琵琶記》原作中本不曾有，還是全由於錦本「摘匯」者有意刪汰結果，是個值得探究的學術問題，因為它密切關係到對《琵琶記》的歷史評價問題。錦本《伯皆》另有六支「新增」曲和三支「尾聲」，不見於通行本和陸鈔本等古本，還有部分與通行本迥異的曲牌名目，這些同樣值得我們研究者重視^[1]。

由於錦本《伯皆》刻印年代較早，形態古樸，又是個「戲式」本子，它為我們探索《琵琶記》古本原貌，清理《琵琶記》版本流變，校勘《琵琶記》文本，評價《琵琶記》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徵，考察《琵琶記》在明代前、中期舞臺演出風貌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文獻依據。

本書所收錦本《伯皆》，系據一九九四年本人訪問聖·勞倫佐皇家圖書館期間

館長特阿達拉神父贈予本人的膠卷影印，應當更加接近錦本原始面目。

二 揭陽出土鈔本蔡伯皆

揭陽出土鈔本《蔡伯皆》殘卷二冊（以下簡稱「出土本」），一九五八年發現於廣東潮州地區揭陽縣西寨村一明代墓葬。原無劇名，因鈔本中「蔡伯喈」一律寫作「蔡伯皆」，根據古本戲文以主人公名作劇名通例，擬名《蔡伯皆》。此出土本現由廣東省博物館收藏，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出土本葉面高、寬各二十二点五公分。現存二冊，即「總本」上卷一冊五十四葉，「生本」一冊三十八葉，另有殘文三葉，總計九十五葉。因「生本」正文一葉寫有「嘉靖」二字，戲文中有藝人標記的演唱處理符號，並夾雜潮州方言，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個明代嘉靖年間潮州地區藝人搬演《琵琶記》的舞臺演出本。

出土本出土時共五冊，其中三冊出土後損毀無存。損毀的三冊，可能是「總本」下卷一冊、「旦本」一冊和其他角本一冊。現存的兩個殘本，「總本」計存《琵琶記》上部戲文十九齣，「生本」計存全本戲文中之十七齣。一九八五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明本潮州戲文五種》曾收錄經裱褙的這二冊《蔡伯皆》。對照「生本」與「總本」中的生角內容，發現文字基本一致，但亦有許多差異。這種複雜現象，表明

二者的鈔錄年代及所據底本情況，還有待作深入研究。

出土本為我們研究明代嘉靖年間在我國偏遠的廣東潮州地區搬演南戲《琵琶記》狀態，瞭解當時民間藝人演出《琵琶記》處理情節、結構、排場、語音、語彙等方面的真實情況，提供寶貴的記錄文獻。特別是該鈔本對《琵琶記》所作劇情關目的刪減與壓縮、曲牌的調整與更動、文辭的增刪與修訂等現象，都鮮明地體現了當時南戲藝人處理《琵琶記》劇情內容和舞臺藝術呈現方式的獨特的視角和匠心，為我們科學評價《琵琶記》思想價值和藝術活力，提供了新的歷史依據。

本書所收揭陽出土鈔本《蔡伯皆》，系據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原件影印。

三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二卷（以下簡稱「巾箱本」），發現具體情況迄今不詳。鄭振鐸在《重刊河間長君校本琵琶記》一文中寫道：「武進某氏影印之琵琶記，號為元刊本，與荊釵為雙璧，均傳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禮居，後歸暖紅室。今則在適園。然實亦嘉靖間刊本，非元本也。」^{〔三〕}「日」青木正兒、趙景深等學者也認為它是明代嘉靖間刊本，但都未提出具體根據。

該刊本原本現不知存於何處。我們在大陸所見到的多是民國武進董（康）氏

誦芬室影印本。據悉，臺北「國圖」藏有巾箱本《琵琶記》，目錄登錄作「明初葉刊」，不詳何據。我們曾發函臺北聯繫，希望得到這個版本，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果。上引鄭振鐸文中提到的「適園」，即近代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鈞衡。張氏字石銘，適園乃號。浙江湖州南潯人。家藏珍本秘笈甚富。一九四一年戰亂期間，其子張乃熊（芹伯）將大部藏書轉讓給當時中央圖書館，這批圖書成了如今臺北「國圖」古籍善本部的基本庫藏。依此推測，臺北「國圖」藏本興許就是誦芬室據以影印的適園舊藏本。詳情有待進一步查證。

所謂「巾箱本」，義同「袖珍本」，是指書本較小，可置於存放零物的巾箱之中。大陸所見影印本，版框高十二點五公分、寬十公分。

黃丕烈巾箱本卷後識語，認為巾箱本底本也是「元本」，但與清陸貽典所據鈔校的元本不同。巾箱本卷首署題「東嘉高先生編集，南溪斯干軒校正」，這與陸鈔本卷首所署一致，說明二者都經過「南溪斯干軒」校勘。再對照巾箱本與陸鈔本，發現出入確實很少，由此可見，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底本或同類的版本。但巾箱本也如黃丕烈識語所說，「與陸鈔本間異」。由於巾箱本刊刻時間要比陸鈔本底本形成要晚，它不免會受到後來「時本」體式的影響，其中最突出的是它已經對戲文加以分齣，這跟陸鈔本保留古貌、連書到底情況不同。

儘管巾箱本究竟是否為明初抑或嘉靖年間刊印都難以確定，而從各方面情況來看，可以肯定它的底本與陸鈔本底本都出自相當接近的古本《琵琶記》，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歸於《琵琶記》古本系列。

本書所收巾箱本，系據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所藏影印本複製。原書卷首附刊的晚明王文衡繪刻插圖二十幅，同見於晚明凌刻臞仙本《琵琶記》（插圖順序稍異），顯然是從後者移植而來。

四 凌刻臞仙本琵琶記

凌刻臞仙本《琵琶記》四卷（以下簡稱「凌刻本」），為晚明吳興凌（濛初）氏所刻朱墨本。據凌氏「凡例」稱，該本是他「偶獲舊藏臞仙本」，「亟以公諸人，毫髮畢遵，有疑必闕，一見恪守」，言之鑿鑿，明白肯定它翻刻自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權（一二七八—一四四八）舊藏本；「臞仙」是朱權晚年號。

儘管目前尚不能確定凌刻本是否出自明初臞仙藏本，而且凌刻本還是我們目前所知古本《琵琶記》中刻印年代最晚的版本，但鑒於吳興閔（齊伋）、凌（濛初）二大書家，收藏古本很多，所刊朱墨本戲曲不乏古本，該本形制亦實古樸，確認它是種古本系列的《琵琶記》版本，應無問題。凌氏「凡例」中提到的該本無「考試」一折、不標齣目、尾聲可

用不可用、科譚多以「介」字代替等，以及眉批比勘的它與「時本」、「諸本」在文辭、曲牌、聲律、賓白等方面的諸多不同現象，確實同樣多見於其他古本，這些都是例證。

不過凌刻本經人校訂，接受通行本影響，出現與古本面貌迥異的現象，也是存在的。其中場次分齣與文辭較其他古本更加文從字順，便是校改留下的兩點明顯痕跡。據卷末西吳三珠生（凌延喜）跋文得知，凌刻本是經過凌濛初（即空觀主人）與凌延喜叔侄二人「相與參訂，殫精幾年許」方成，其認真、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想必其間多少也會滲透參訂者的個人處酌成分。

凌刻朱墨本《琵琶記》，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上海、遼寧、浙江、臺灣等圖書館皆藏。另外還有民國王（季烈）氏壇隱廬影翻墨本，比較容易獲見。

本書所收凌刻本系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特藏部藏朱墨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点四公分、寬十四点一分。卷一開頭所署「元高東嘉」下，由於缺角，脫漏「填詞」二字，我們在校錄本中據別本予以補上。該書的鐫刻鄭聖卿和插圖王文衡，是兩位與吳興閔、凌二出版家多年的合作者。

五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

清陸貽典鈔校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二卷（以下簡稱「陸鈔本」），是陸氏

在清錢遵王所藏「嘉靖戊申（一五四八）七月四日重裝」的「元本琵琶記」和「嘉靖戊申歲刊」、「蘇州閶門中街路書鋪依舊本重刊」蘇州郡刻本兩種底本的基礎上融合校訂的。陸貽典最初據「元本」移錄，並在所錄鈔本上作了校訂。十七年後，錢遵王舊藏歸大興季滄葦，滄葦死後，陸氏複據原鈔本重錄一過，時為清康熙甲寅十三年（一六七四）。此便是現在存世之陸鈔本^{〔四〕}。

陸鈔本上卷末注「元本琵琶記」刻工為：王充、仇壽、以忠、以才。據戴南海《版本學概論》云：「徽派版畫興起於明代弘治年間，尤以刻圖見長。仇以壽、仇以忠、仇以順、仇以才、仇以升等兄弟合開了一個刻書鋪，曾刻有蘇東坡《赤壁賦》。仇刻《赤壁賦》今存，為明弘治七年（一四九四）所刻。作為陸鈔本之底本的「元本琵琶記」，也當刊於距此不遠的弘治年間（一四八八—一五〇五）。陸鈔本是我們現知鈔錄年代最晚，又是可以追溯底本形成年代最早的古本《琵琶記》版本。「元」通「原」，所謂「元（原）本」，實非《琵琶記》「原刊本」，更非「元代刊本」。這一點常被前人誤解涵義廣泛使用，必須予以澄清。

學術界普遍認為，陸鈔本雖經後人一定改訂，但仍可以看作是現存《琵琶記》版本中最接近高則誠原作面貌的古本。主要理由是：一、底本產生年代最早。二、劇本體制與早期戲文最接近，如不分齣、無齣目，以四句「題目」置全劇開頭，下場

詩不固定等，都與宋元南戲《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體制相接近。三、曲文與《南曲九宮正始》引錄的《元譜》中保留的《蔡伯喈》曲文相近。卷首署題：「東嘉高先生編集，南溪斯干軒訂正」，與巾箱本一致，又可作為二者保留古本跡象的互證。因此該鈔本為我們探索《琵琶記》古本原貌，考察《琵琶記》早期版本流變和研究南戲藝術形態，提供了較為全面的依據。

陸鈔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葉心高十六點五公分、寬十四公分，用朱、墨二色鈔校。《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曾以墨色影印收入。後有錢南揚校注本，先後由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別於一九六〇年、一九八〇年出版。本書所收系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套色影印。

將以上五種古本《琵琶記》匯集一起影印出版，提供同仁和愛好者參閱，以推動《琵琶記》深入研究，是本人宿願。高則誠故鄉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深知弘揚鄉賢文化偉績對於繼承、傳播文明道德和建設文化大市的重要意義，於是鼎力促成此事，並直接領導、主持完成這項任務。

參與本書的編纂人員，主要由各地溫籍三代學人組成，編纂過程中大家的認真、敬業精神，充分體現了各位對鄉先賢高則誠的由衷愛戴。本書文獻統籌工作，

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研究館員劉效民女士和中華書局責任編輯張進小姐的大力協助；底本採用，得到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及西班牙聖·勞倫佐皇家圖書館的熱忱支持。借此一併表示謝意。廣東人民出版社曾經慷慨允諾轉讓《明本潮州戲文五種》所收《蔡伯皆》版本，儘管我們最後未能採用，同樣值得我們致謝。

編纂、出版《古本琵琶記匯編》，只是將《琵琶記》珍本文獻更好公之於眾工作的第一步，需要繼續收集、刊佈的其他《琵琶記》善本文獻還有許多，我們期待今後能繼續做好這項工作。

孫崇濤

二〇〇七年五月六日於北京

〔注〕

〔一〕 參見「韓」金英淑《〈琵琶記〉版本流變研究》，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第一三—二二頁。

〔二〕 參見孫崇濤《風月錦囊考釋》，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第七〇—七六頁。

〔三〕 收見鄭振鐸《西諦書話》，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四三—三四四頁。

〔四〕 參閱陸鈔本卷後所附陸貽典《舊題校本琵琶記後》、《手錄元本琵琶記題後》。

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伯皆

古本琵琶記匯編總目

冊一

前言

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伯皆

揭陽出土鈔本蔡伯皆

冊二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

冊三

凌刻臞仙本琵琶記

冊四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

冊五

校錄凡例

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伯皆(孫崇濤校錄)

揭陽出土鈔本蔡伯皆(侯百朋校錄)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徐宏圖校錄)

冊六

凌刻臞仙本琵琶記(胡雪岡校錄)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池浚校錄)